

国族记忆

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

胡春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族记忆

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

胡春毅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族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 / 胡春毅
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305-19962-2

I. ①国…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③南京大屠杀—研究 IV. ①I206.6②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42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国族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
著 者 胡春毅
责任编辑 王 静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686029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4.5 字数 380 千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9962-2
定 价 7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李新宇

这本书值得一读。

因为它是一本修复国族历史记忆的书，可以帮我们扩展视野，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又因为它虽是一篇博士论文，却并不枯燥，而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供专家学者们参考，也适宜广大读者阅读。

关于这本书，应该说的话很多，但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序言太长往往是令人生厌的，所以长话短说，仅就最突出的特点略谈一二。

首先是它的选题和研究对象。本书讨论的是文学作品对 1937 年南京陷落这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的书写，既包括当时的纪实，也包括后来的记忆与想象。也就是说，它既包括了“抗战文学”，又包括了抗战之后的创作和直至今天的“当代文学”，还包括了日本和欧美国家记录和回忆这个事件的“外国文学”，同时考察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忆、想象和书写。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即时反映抗战的作品，那些记录和报道了战争惨状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悲壮牺牲情景的作品，已经被我们遗忘很久了。不但一般人对它们一无所知，甚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包括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硕士、博士们，也大多所知甚少。这并不奇怪，因为多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讲到抗日战争时期，介绍的作品是《华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馆里》，是话剧《屈原》，是《差半车麦秸》，或者是《围城》之类离血肉横飞的战场极远的故事，而那些反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血战台儿庄、长沙大会战以及空军英雄血洒长空的作品，却没有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南京陷落这个悲壮而惨烈的象征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被遗忘，直到近些年才被一些人想了起来。

至于后来对抗日战争的回忆与想象，至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南京陷落这样的事件在大陆文艺作品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那场战争的全

部惨痛和悲壮几乎同时缺席，不再出现在作家的笔下。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熟悉《红灯记》和《沙家浜》，熟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熟悉《铁道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却不熟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与南京陷落的情景。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从戏剧到电影，那些千军万马奋勇杀敌和悲壮牺牲的会战，那几百万子弟兵包括二百多位将军的悲壮牺牲，作家们都没有写。他们所致力描写的，是埋地雷、挖地道或芦苇丛中鸭叫之类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当然与政治形势有关，如果那一次次大会战都像平型关战役，那些英雄都来自陕甘宁，大概就是另一种情形。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那些能够写作的作家一般不熟悉那些千军万马、悲壮牺牲的大场面，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就是埋地雷、挖地道、芦苇丛中鸭叫之类的战术；而熟悉那些悲壮场面的人则或者离开了大陆，或者放下了笔。

因此，一个现象就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产生了无数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作品，仅好莱坞大片就出现过许多；而东方战场的持续时间更长，战争也更悲壮、惨烈，然而除了珍珠港、中途岛等美国人充当主角的事件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反映之外，中国人充当主角的战争却几乎无声无息。这很不公平，当代作家愧对我们的卫国英烈！

学术研究的情况与文艺创作的情况是一致的。多年来，我们似乎有“抗战文学研究”，而且有这方面的专门刊物，但被关注的更多是写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作品，或者是揭露大后方政治黑暗的作品。

放在这个背景下看，本书选题的意义已经无须多说。作者所做的，是对研究领域的开掘，是对重要空白的填补，是对历史记忆的苦心修复。

其次是本书的思路和作者的辛勤劳作。

做“南京陷落”这样的题目，也可以有多种做法，胡春毅选择了难度很大的做法：他要全面考察有关事件的文字，要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书写都收集起来，看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叙述有什么不同，看看不同时代的叙述有什么不同。这种考察当然很有意义，比如，面对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说法差距很大，无视日本人的说法显然不是学者的态度。并且，同是日本人，说法也不一样；同是中国人，想法也大不相同。从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不同境界，还可以从闭口不谈或大写特写中发现某些历史的奥秘。

但是，这种写法需要很大的工作量，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样的工程

应该是一个团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而胡春毅却单枪匹马,像一只孤独的骆驼一样出发了。他从1937年作家们的现场书写,一直考察到新世纪的回忆、调查和想象,时间跨越近80年,区域则涉及中国、日本和欧美。仅是中国作家的书写,就又有大陆作家、台湾作家、港澳作家种种差别。对这一切的考察和分析需要大量的时间、艰苦的劳动。所以,胡春毅的论文做的时间比较长,为了做好工作,他宁愿第六年才申请答辩。说真的,与研究这个选题所需要的时间相比,六年也似乎短了点儿,因为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是在开荒,需要一镐一锹地劳作,无法偷懒,更无法像某些选题那样依靠网上搜索就可以拼凑起来。他的工作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的,甚至为了拿到一个文本,就要大费周折。

令人欣喜的是,他终于完成了。也许仍有残缺,虽然认识未必深入,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许许多多的新材料,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

2017年8月

天津社会山花园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选题的缘起	2
二、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2
第一章 南京陷落的战时记忆	4
第一节 受难与抗争的见证	4
一、危城	5
二、抗争与挫败	10
三、浩劫	19
第二节 国破家亡的回声	25
一、伤悼与控诉	26
二、左翼的反思	40
第二章 战时小说家的典型叙事	45
第一节 攻防战：《活着的士兵》与《南京血祭》	45
一、世界第一部关于南京陷落的小说	46
二、中国最早的南京保卫战小说	57
第二节 乱世传奇：爱情+抗战	68
一、两部传奇	68
二、聚焦保卫战	69
三、佛门避难记	73
第三节 京华烟云：家国的穿越和围绕	77
一、从海外遥望	78
二、沦陷区里的渴望	84
第四节 烽火天涯：开掘新文学的阵地	87
一、期望：创写“民族英雄抗战的故事”	89
二、批判：永无止境的追问	91

第五节 日、美籍女小说家的南京	99
一、林芙美子的《运命之旅》	99
二、《龙子》:南京大地上的反抗传奇	102
第三章 战后三十年的文学书写(1946—1978)	116
第一节 中国文学中的失声与留忆	116
一、历史语境	116
二、港台小说中的南京陷落	124
三、来自港台的见证	138
第二节 战后日本的声音	153
一、《时间》:无畏而罕见的反省	155
二、《中国之行》:受害者的访谈	160
三、《牡丹》:园子里的“恶之花”	163
第四章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1979—2017)	169
第一节 政治语境与书写状貌	169
第二节 为了铭记:伤悼与见证	173
一、祭悼中铭记	175
二、见证中铭记	195
第三节 宏大叙事的重启与衰微	213
一、宏大叙事作品扫描	214
二、宏大叙事中的阶级斗争	223
第四节 突破宏大叙事的成果	234
一、金陵的风云与烟雨	234
二、对狂欢、爱与创伤的叙写	250
三、女性主体的凝视与呢喃	258
第五章 海外的回望(1979—2017)	266
第一节 噩梦的拷问	266
一、南里征典与小林宏:在文化交流中结果	267
二、村上春树与大江健三郎:少数而坚定的声音	275
第二节 华人华裔的南京城	282
一、南京安魂曲	282
二、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叙事嬗变	298
第三节 欧美非华裔作家笔下的南京陷落	302

一、不见天堂,唯有帐篷·····	303
二、别样的“双城记”·····	312
结 语·····	320
参考文献·····	324
附录 A: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文本目录·····	347
附录 B:有关南京大屠杀规模、人数的历史表述·····	364
附录 C:南京攻防战图示·····	367
附录 D:南京大屠杀屠杀纵火地点示意图·····	368
附录 E:2015 年学位论文《致谢》·····	369
后 记·····	371
索 引·····	373

文本里有着众多记载,在文学空间内也多有重复与叠加表述。中国的文学作品承袭了这一阅读传统,而当时的战时文学,如诗歌、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的出现,更体现出紧迫与敏感,进而小说、剧本以不尽相同的叙述方式和打量看,是战时面貌不一的社会记忆,甚至今天,仍不能忽略,被山雨欲来而欲雨时个体境遇,均可视为此类的“国家记忆”,以南京陷落为题讨论日本文学,欧美文学至今已为数不少,却鲜有思焉,因基本忽略战时的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环境,与中国作家、作者的文书创作时有呼应,共同建构了南京陷落事件的文字面貌,而在地球之上,以战争的面貌呈现出他国他邦的记忆。客观地说,这些战时与战后的记忆都是文化记忆的叙事,更是基于国家身份的叙述或记忆的建构。

在“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研究”这一命题中,至少有两个关键词,“1937 年南京陷落”和“文学书写”。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南京陷落”专指 1937 年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如何被日本军队攻占,统治——南京攻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绪 论

1937年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陷落之后,至少六周内,日本军队在那里虐杀了30余万中国人^①。这就是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②,日本称之为“南京事件”。近80年来,对此不仅在历史文本里有众多记载,在文学空间内也存留着丰富的表述。中国的文学作品承载了这一国族苦难和伤痛,当时的战时文学,如诗歌、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迅疾地表现出悲愤与悼念,继而小说、剧本以不尽相同的叙述关注和打量着,呈现出面貌不一的社会记忆,乃至今天,仍不绝如缕,或如集体发声,或如个体呢喃,均可视为此岸的“国族记忆”;以南京陷落为题材的日本文学、欧美文学至今已为数不少,却常被忽略,因其所在的政治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斑驳复杂的样貌,与中国作家、作者的文学创作时有呼应,共同编织了南京陷落事件的书写面貌,同在地球之上,以彼岸的镜像呈现出他国他族的记忆。客观地讲,这些此岸与彼岸的记忆都是文化记忆的集成,更是基于国族身份的微妙或袒露的解码。

“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研究”这一选题中，至少有两个关键词，即“1937年南京陷落”和“文学书写”。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南京陷落”专指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如何被日本军队攻占、统治——南京攻防

① 屠杀人数及规模有争议,可参见附录 B:《有关南京大屠杀规模人数的历史表述》。

② 日方资料表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进攻时及占领下对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区（包括南京市区域近郊六县地区）的中国军民进行的集体杀戮、个别杀戮、强奸、放火、掠夺等的‘不法行为的总称’。”参见林伯耀：《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背景》，选自〔日〕松冈环编：《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8页。中方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是对日军侵占南京后所犯屠杀、奸淫、纵火、劫掠等暴行的总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公然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野蛮、残忍、黑暗的记录。”（《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2012年1月重印〕，第216页）

战、南京大屠杀以及被殖民的过程；“文学书写”主要是指文学创作与文本传达（叙事、表达或呈现），当然，在相关的历史、影视文本中渗透的“文学性书写”本书也有时将其作为背景。

一、选题的缘起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甚至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扭结状态，有的障碍至今似乎仍无法逾越，两国常常在侵华历史问题上争执不休，甚至口诛笔伐，很多话题往往绕不开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南京陷落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文艺作品到底做了多少呈现、具体怎样书写，又是基于何种缘由呢？这些问题直接触发了对本课题的选择。20世纪初期，亚洲社会处在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中、日等国政权更迭，党派纷争也尤为混乱，西方欧美列强在中国也存在多种势力，截至中日战争初期，国内外的各种语境十分复杂。国都的陷落、大屠杀的发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后，一代代中国人是如何书写这一国族灾难的呢？这是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也是我们省察自身的一个重要视角。试图考察本民族的灵魂与心理推动了这一选题的确立。当愈来愈多相同题材的国外文学作品进入视野，国外作者的写作姿态、腔调或叙事内容、手法，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中外文学同为一种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在全球视阈内，我们自然发现针对某一民族的重大事件所形成记忆的个性与共性。就此省察我们自身将更为深入。

当然，这一选题恰恰是笔者2009年开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选题。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导李新宇教授门下，自然要关注历史、考察民生，尽可能填补一些学术空白。于是，做好这一选题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

二、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本书以把1937年南京陷落作为题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外国同题材的文学作品，着力于从已筛选的文学文本的修辞叙事或话语分析切入，在文本分析和文学现象解读的过程中，与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遇合，实现从文学文本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文化突围，从文学思潮的渊源流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动处着手，追踪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想象等现实议题，进而探询文学史叙述背后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真相。这样，通过展开不同记忆的历史性褶皱，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拷问与反思，对于文学场域中话

语博弈背后文化问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有益于对本民族精神与文化要素的认知度量。正如摩罗当年所说:“我们根据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记忆方式,不但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眼光和人文状态,而且可以推断出未来命运。”^①

从文学自身来看,研究关于“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将会发掘许多中外文学表达中的复杂问题。战争时期,文学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感时伤事,托物言志,承载了个体的心绪与思考,甚至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直至当下,我国众多的文学作者打量着这一历史题材,无论是报告通讯、新旧体诗歌,还是小说剧本,都发挥了文学兴观群怨的作用,将民族的历史创伤与个人伤痛一道表现出来。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凸显了人性的多个侧面,透过“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可以深入细致地考察我国新文学中“传统”与“现代”、“先锋”和“通俗”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如何调和在一起的情况。而且,许多国外的作者共同聚焦了这一重大题材,如日本、欧美作者,尤其是华人华裔作家,那是一次次十分难得甚至是不期而遇的精神遭遇战,在这场精神之战里,能看到世界层面上文学作者的叙事内容、创作倾向、书写水平和精神脉络,能够把握到这种书写“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海登·怀特语),无论是从文学内部还是文学外部考量“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都应该是很有意味、很有意义的事。

随着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如2014年2月27日中国政府人大常务委员会审定国家“公祭日”,于同年12月13日开始国家公祭,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了《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报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全球各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创伤与文化表征的研究有了一些共识。1937年的“南京陷落”已不单纯是文学审视的一个对象,从跨学科、跨文化视域上思考的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和灵魂上的巨大伤疤,而且一定会被视为人类共同的历史创伤,思考它就是思考全人类的创伤、遗忘、人性本质等问题。这样看来,这一选题应该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 摩罗:《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不死的火焰》,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42页。

第一章 南京陷落的战时记忆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文学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它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本质。关于中日两国的对抗和南京攻防战的文学记忆承载了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心声。日本这一时期此类创作多被视为“侵华文学”^①,是中国文学书写的一种很好的参照,相较而言,中国作家的创作则多被称为“抗战文学”。中国抗战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里,“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诚如李欧梵所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在战争的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作品。”^②

第一节 受难与抗争的见证

中日战火从上海烧到南京,短短一个多月,两大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实

① 王向远认为:“在日本,人们一直把包括侵华文学在内的为对外侵略服务的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但我认为,‘战争文学’这个概念含义过于笼统,没有揭示出侵略战争及其文学的非正义性。对那些以协助侵华为宗旨,以日军侵华为题材,以日本军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应更准确地称为‘侵华文学’。”参见:《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王向远著作集》(第5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60—161页。

② [美]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范磊译,选自《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费正清、费维恺编,曾景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532—533页、536页。

际上,坚持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已经显示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决心,“整个民族开始与顽敌作生死的决斗,争取他的生存与独立”。^①然而,淞沪会战的结局是中国军队的大溃退,在某种意义上,南京保卫战已经拉开帷幕^②。1937年11月19日,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③,三路大军穷追不舍,通往南京的路充斥着血与泪。当时,确定南京保卫战的正式战斗序列十分仓促,11月20日,“唐生智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④。其实,日军对首都南京的轰炸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8月15日,南京受到日机两轮轰炸^⑤,之后的南京城日渐危急,直至12月13日沦陷,出现了大屠杀。在日军轰炸、进攻、占领南京城的整个过程中,有关中国军队、民众的抗争与受难都有诗歌散文甚至剧本小说对其作了书写,是以见证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苦难。与此同时,国外的文学(包括日本文学)也在不同程度上针对南京陷落给予了关注,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极好参照。

一、危城

1937年11月中旬,《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⑥来到首都,“很想此时来看看抗战中枢首脑部的气象”,在他的想象中,南京一定是“严肃热烈与紧张”,应该“充盈着热力”,就连敌人看到南京也应该是“一所神圣庄严壮气横溢的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北京:现代出版社,1947年9月,第33页。

② 谭道平认为,“南京保卫战的开始,即是我军退出上海战区的日子”,当年他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详见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录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9月,第19页。

③ [日]笠原十九司:《难民区百日——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李广廉、王志君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6页。

④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9月,第13页。刘斐当时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司令。

⑤ 明妮·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记载,8月15日(星期天)“下午,南京两次遭到空袭。这是南京首次遭到空袭,空袭异常猛烈”。参见[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2页。

⑥ 范长江(1909—1970),四川省内江人,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1935年5月,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社的旅行记者进入中国西北。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决定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大公报》登载了他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胡愈之等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城堡”。当他目睹了南京下关中山码头等地的搬迁现状之后,做了细致的记录:

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没有秩序,没有区分,没有适当的管理,这一部,那一署通通挤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护的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物则听它们自己的造化。^①

南京保卫战的重要准备之一就是迁都,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过了迁都的决定,首都的各大重要机关单位纷纷组织西迁,远到重庆,近至武汉,自然仓促繁乱。然而,范长江目睹的搬迁为首都传达了不祥的讯息,南京城似乎成了一座危城。国家公职人员的惶乱不堪、假公济私更令全城人人自危。实际上,南京民众有组织地或自发地避难早已开始了,有财力、有条件的市民自然不会守在首都等待日军的到来。余下的中国普通民众大多是贫苦阶层或者是从周边地区逃难而来的难民,这时他们只能任由日机轰炸,等待南京保卫战最后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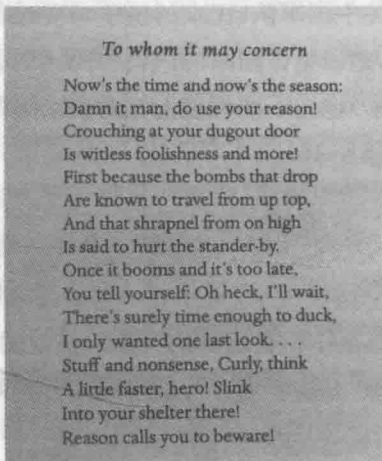


图 1.1 约翰·拉贝:《关系每个人》

为了保障在南京的普通民众安全,使其免受战火的伤害,寓居南京的美国、德国等多位西方侨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创建了难民安全区,他们为此积极奔走,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呼吁中、日两国政府批准。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人约翰·拉贝^②,他是德国西门子洋行在南

① 范长江:《感慨过金陵》,《范长江新闻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0月,第706页。

② 约翰·拉贝(1882—1950),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北京,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便在南京建一所德国学校。1935年,他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的临时组织负责人。1938年3月被德国西门子公司召回国,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其他委员利用安全区(难民区)庇护了近25万中国难民,日记中,他自称为“南京市长”。他的行为被难民誉为“济难扶危,佛心侠骨”。1938年,德国政府授予他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一枚“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

京办事处的代理人,执意要求留下来和公司的中国职员在一起。在他的日记里,拉贝记录了1937年至1938年南京受难的全过程。这个自称不谙文学的人^①,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下《关系每个人》^②一诗,有诗句:

我一再对自己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的表现!

.....

别说废话了——赶紧些,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③

城陷后,拉贝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多时佑护了600多名难民^④。城陷前,他组织难民在住宅旁建造了防空洞,防止日机轰炸带来伤亡。每当拉贝带领着难民从防空洞里安全地出来时,他都有一种当了英雄的感觉。

实际上,遭受敌机轰炸是南京失陷前民众所承受的最大苦痛。正如《拉贝日记》记载,只要天气晴朗,日机就会频繁出现。好在首都有全国最好的警报系统和防卫措施,才不至于不堪一击。王陆一^⑤的《长毋相忘诗词集》收录诗歌《纪抗战初南京空战》,十分形象地素描了中日空战的情景:“驰车秋林阴,柔桑散行徒。旋见九十六鹁退飞过上都。盘旋鸢瞰迸火珠。此是暴敌所骄之荒鹫,乃如长安城头头白鸟。啄人大屋啄小屋,鸱枭夜黑相追

① [德]维克特编著的《拉贝日记》在1937年12月14日记录:“我真的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时间很少被我用来自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参见:《拉贝日记》,第121页。

② 《关系每个人》的英文版本参见图1.1,来源于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edited by Erwin Wickert;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John E. Wood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P. 17.

③ [德]维克特编著:《拉贝日记》,周娅、谭蕾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5月,第47页。

④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24日记载,拉贝的办公室和院子总共容纳了602人。同上,第186页、240页。

⑤ 王陆一(1896—1943),原名肇巽,又名天士,陕西三原人。193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副部长。他的代表作有《长毋相忘诗词集》。

呼。鬼车毛血腥我土,尾旋倾堕如狐濡。硝烟簇空蔽白日,曳光飞弹交萦纡。我军神武压空至,铁阵四合纷驱除,万马行天渥沫汗,射潮潮色如胭脂,翻腾上下争啮尾,星群辟易无顽夫。大声若在世纪末,雷霆私语无砮匍。”^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作家王火也曾回顾1937年8月15日的南京空战:“飞在前面的是4架草绿色太阳徽的敌机,一大三小,大的是轰炸机,小的是战斗机,紧跟追击的是3架中国战斗机,用机枪‘哒哒哒’追击敌机。双方机枪吐出火舌,因为飞得低,双方战斗机上戴皮头盔和风镜的驾驶员我看得清清楚楚。飞机掀起的声浪和气浪很大,使人战栗。”^②

当时,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曾采用报告文学的手法记录了南京的空袭。她看着表,按分、秒逐一记述了一个多小时的空袭实况(大约下午两点三十四分至三点四十分,空袭结束)。她写道:“我每当空袭,循例要出去观察,尤其注意我方怎样地从事抵抗,等一会儿敌机到达的时候,我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③她视察的情形如下:

街头的人民,镇静得像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那里的妇女和小孩,听到了空中燃烧的怒吼,看到了附近一家房屋的倾圮,从容地一些也不觉惊惶,消防员正用皮带和水龙头努力救火,火势接着就熄灭了。我越过了烟雾弥漫和焦木纵横的几个门户之后,有人告诉我飞机残骸就在那里,但已损毁得难于认识。

南京的大地上“烟雾弥漫”“焦木纵横”,而南京的上空也有弹花朵朵、银鹰腾挪。直到12月7日凌晨五点宋美龄陪同蒋介石飞离南京,首都的制空权完全丧失,南京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日军不断地西进,江浙一带的难民不断涌向南京,或迁往大后方,首都南京各处民众都在设法寻找安全的去处,诗歌及时地记录了那里人们的颠沛流离。

1937年11月,王陆一创作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④,充满了感时忧国

① 王陆一:《长毋相忘诗词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2页。

② 蒋蓝:《王火:以笔为枪的抗战岁月》,《成都日报》2015年8月22日,第5版。

③ 宋美龄:《中国固守立场》(1937年11月发表于美国《论坛》杂志),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82页。

④ 王陆一:《长毋相忘诗词集》,第113页。